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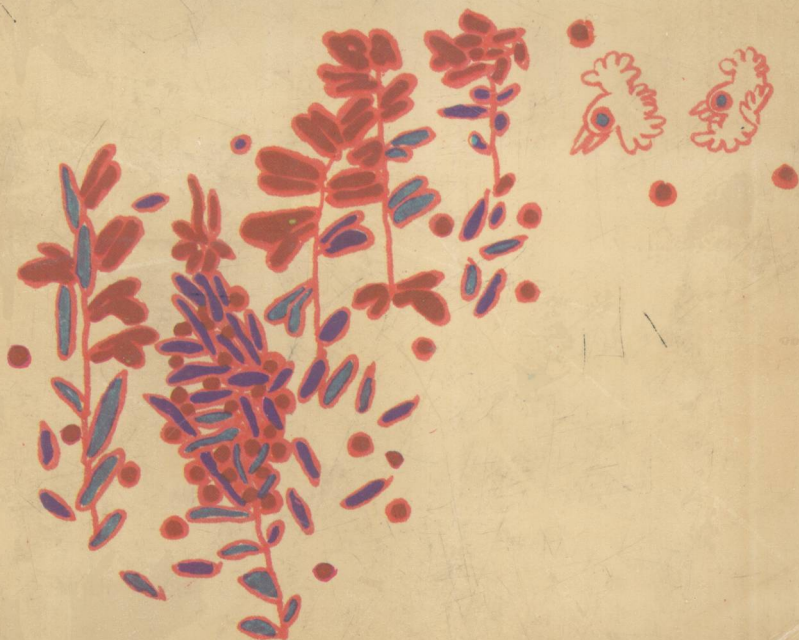


主编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 小说卷八



明天出版社

主編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

# 小说卷八

明天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小说卷八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5.25印张 4插页 562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29

ISBN7—5332—1013—1

I·143(平)定价：8.90元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

主 编 孔范今

副主编 刘海栖 张 华 李夜平 苑良珍

献 给

未 央 歌

袁 采 霞 著

鹿 桥

献 给

最亲爱的<sup>父</sup>亲  
<sub>母</sub>

愿能把这些年离家的生活  
及校中的友爱，寄回家去。

225790

## 目 录

|                |             |
|----------------|-------------|
| 未 央 歌.....     | 鹿 桥 ( 1 )   |
| 谢 辞.....       | 鹿 桥 ( 779 ) |
| 出版后记.....      | 鹿 桥 ( 784 ) |
| 附：我读《未央歌》..... | 宋遂良 ( 786 ) |
| 后 记 .....      | ( 800 )     |

## 前 奏 曲

在学生生活才结束了不久的时候，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所留的印象已经渐渐地黯淡下来了。虽然仍是生活在同一个学校里，只因为是做了先生、不再是学生的缘故，已无力挽住这行将退尽的梦潮了。

为了一向珍视那真的、曾经有过的生活，我很想把每一片段在我心上所创作的全留下来，不让他们一齐混进所谓分析过的生活经验里，而成了所谓锤炼过的思想。又为了过去的的生活是那么特殊；一面热心地憧憬着本国先哲的思想学术，一面又注射着西方的文化，饱享着自由的读书空气，起居弦诵于美丽的昆明及淳厚古朴的昆明人之中，所以现在记载时所采用的形式也是一样特殊的。这精神甚至已跳出了故事，体例之外而泛滥于用字，选词和造句之中。看罢！为了记载那造形的印象，音响的节奏，和那些不成熟的思想生活，这叙述中是多么荒唐地把这些感觉托付给了词句了呵！以致弄成这么一种离奇的结构、腔调，甚至文法！最后为了懒，挑了个小说的外表，又在命题时莫名其妙地带了个“歌”字。“懒”也是那时的一位好友，现在已失去了，是实在值得纪念的。能够无所顾忌

地，认真地懒是多么可骄傲呀！我们知道小说的外表往往只是一个为紫罗兰缠绕的花架子并不是花本身，又像是盛事物的器皿，而不是事物本身。所以这里所说的故事很可以是毫无所指的。

不过这么一来话就绕弯了；盛事物的器皿，和紫罗兰花的木架，是可见的。而事物本身，和那可爱的紫罗兰花却逃脱了我们的观察，这岂不是个大笑话吗？二十世纪的人是太忙了。没有工夫去读谈思想的书。可是却有空闲去读一本五六十万字的小说，再从那里淘炼出那一半句带点哲学味儿的话来，岂不更是大笑话吗？

## 鹿 桥

1943年12月16日于重庆郊外山洞

## 缘 起

在这大学里最大的一片草坪中央有一个池塘。几条小河在这里聚汇。这些小河在雨季里是充满了急流的水的。因之修整校园的人对他们也不敢轻侮，由着他们任性地在校园中纵横地流着。小河们既是顺了水势而盘旋，小池塘的形状也便生得很不规则。池塘中有个半岛。半岛上生满了野玫瑰的多刺的枝条。这些枝条守护了由半岛上去采撷的人必经之路，谁也不许通过。即使仅仅想伸一下不该伸的手也必得到应议的处罚。若是不妄想摧残呢，那么到池塘对岸去那里有一片清新的美景可看。每年五月之初，这茂盛的花丛便早已长满了精致肥嫩的绿叶子，伸着每枝五小片的尖叶，镶着细细的浅红色的小刺，捧着朵朵艳丽的花。花朵儿不大，手心里小的可摆下四朵，颜色不太红，只是水生生地。塘水把看花人隔开一个最好的距离，也就是五六丈远罢，站在那里，看枝叶、花朵，都刚刚合适。望望花丛上的雨季晴日时特别洁净的蓝天，或是俯视水中那种迷惘闪烁的花影子，都叫人当时忘了说赞美的话，走开后回想起来，才知这是不厌人的一种至乐。这一丛亚热带气候育养之下的云南特产的野生玫瑰，因为被圈在校园里了，便分外地

为年青的学生们着爱着。这些小朵朵的玫瑰！这围着半岛长上这么一圈儿的！

每年花开的时候，不论晨晚，雨晴，总有些痴心的人旁若无人地对了这美景呆呆地想他自己心上一些美丽而虚幻的情事。只要这些花儿不谢，他们的梦便有所寄托。这些花与这些梦一样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他们所爱护的。因此他们不用禁止，而人人自禁不去折花。这习俗既经建立，便在学生们心里生了根。一年年地过去到了今天，如果有一个学生为了一时冲动，向花伸手，不要说别人将如何责备他，他自己亦不免战栗、心跳，甚至不能站得安稳，马上失足落到水里去。

花开的日子不长，六月底，学校将举行大考时，在大家忙碌中便不为人察觉地那么静悄悄地，水面上就慢慢为落红铺满。雨水涨了，小河们把花瓣带走，送到插了秧的水田里去，送到金汁河里去，送到盘龙江里去，也许还流到红河里去罢？她们就走得远远地，穿过那热带的峡谷，带着窒息的丛草的热味，流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再也看不见，再也看不见了！小池塘上又是一片澄清，池塘水上只剩了灰色枝叶的影子。一片空虚就留在大家心头，直到明年花开的时候。

很少几个人是不信这丛野生的玫瑰是有一种灵性的。他们相信每度花开必皆象征着一个最足为花神所垂顾的女孩子，这女孩子的命运必是虽晦涩却详尽地为这一度花开所表露尽净。每年花季初来时也必有些朕兆。那些心中窃窃战栗着自信为是被显示的女孩子们，时时都不忘在水边仔细察看花开的情景，猜疑每一片风，每一丝雨的旨意。那一瓣柔心就忍不住随了嫩枝条颤抖。她们轻声盘算花开花谢的日子默查蜂蝶数目，各人

有各人问卜的方法。她们必每天为这丛花祝福为自己祈祷，求花开得长久，求一季没有风暴，求避免粗心人作践，总之，求好景破例长留。

男孩子们呢？则在一边细细地寻觅。他们自以为旁观者清，各人有各人的判断；一面找那真正为今年花朵所代表的人，一面嘲笑那些不为他们所看得上眼的。在寻找时也多少找到了些梦也似的经验。所以有时他们也暂且收住野马狂风似的心，为他胸中一泉春水默祷。他们粗直的祷文里，倒也装得满满地热诚的句子。

这样的风俗与迷信是已生了根了。当初有这么一段故事：

## 楔子

当初是在多少年之前，谁也说不清了。那时有过这么一件神妙的事；既然这事无恙地传说下来了，还追问它的来源于什么呢？在昆明城内一家大户人家作了几十天上宾的一位风水先生这天辞了主人要回沙朗他自己的家里去。他早上起床，在庭内闲步看见主人走来，他就向主人说：“云老，府上花园里的石榴花全红得耀人眼了。想乡里又快到忙的时候。我来了这几十天，老太太坟上能尽力的地方也早已点画明白了。可否放我回去，照看长工们忙水忙禾，待中秋节后再上来赏府上的秋海棠？”

那文静雍容的主人，便睁大了眼睛说：“怎么，正要好好奉陪老先生消遣两天呢，如何便出要走的话来？我是断不能放的。”

“哈哈！”这先生就大声笑了起来：“不用多说了，过节一定来的。如要强留，学生就此告辞了。云老晓得我无戏言的。”

云老计算去沙朗虽不算远，不过到底要翻过北边这一层山。骑个牲口大半天也尽够走的。他便说：“那么不敢勉强，我这里要先生指教的地方正多，先生不弃下次务要早来，并且要多

住些天才好。今天还早，叫他们备下马。我们早饭后再说走的话吧。”

风水先生说：“马是不用的。我骑了去怎么叫他自己回来？饭是要吃的。只消一个长工挑挑我的行李，陪我走走算了。”

云老想想说：“也罢。这竟不成个礼数了。饭后，我要亲自送先生一程。”随着他便吩咐备酒饭，并叮嘱亲信随从薛发也要饱吃一顿，送先生上路。然后他们便又谈了一时沙朗地方人情，尤其是天生桥，温泉诸胜，云老很称赞了一番。

云南地方早饭上午九、十点钟就吃了的，下一顿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吃。他们吃了早饭，薛发跟先生到书房里挑了行李出来，云老看时，是一个竹篾的书箱，一个毛毡的行李卷儿。这里云老着人把备好的一份礼，并糖食，糕点等物也搭在担子上。许多宾客皆来相送。先生一一告辞，便和云老走出门去，扭头向云老说“知交何必又客气？”云老笑了笑说“不成敬意。”说着走出了大西门。这天正赶上街期，向北走上凤翥街，那里挑贩，驮马，真是挤得水泄不通。二人一边看着街子上风光，一面笑谈着从大街边上挨着往前走，薛发在后面跟着好容易挤到街北口。看见了去普吉，沙朗的石板正道。道旁一片好水田，绕了一座大寺院。东面更是绿油油五六十亩大一围大菜园子。足足养了二十多家人家。先生叫薛发把东西放下歇歇肩。遂对云老说：“云老，你不见么？那路一直指向山里去了。上下坡路不大好走。今天正是街子，来往人多，请放心回去罢。我们今晚必可赶到。我留薛发住一天，明天打发他回来。”云老说：“既然如此，我们且就这树荫底下小坐一会。多谈两句，再上路不妨。”

他们无言相对了一会儿，忽然云老说：“先生上次提醒我的话，此刻又想起了。你看，这土山上一座座的坟，这边街子上挤得满满地人！”先生不答，他又说：“这几年，托天上的福气，风雨调和，地方富足。到处都是快活的样子。大家也就忘了祸乱的时候。太平日子过惯了的就忘了修福积德。大家都不想想，有什么是能跟了自己带进坟去的。更不用说，好景难长，万一世事有什么变动，今天笑不够的，明天就哭不够了！真是愚冥得可叹。”

“云老！”先生忽然郑重起来：“你这第二句话，非比平常！你只闲闲说起。你可知确是转眼要有大变故吗？”

云老当初说话的意思是这一次先生来后很叫他渗透了不少人生道理。风水之事，他原本是人云亦云，尽人子一份心。不想这位先生竟是博学得很，闲谈之中很点破了些兴衰世事的幻境。因之离别之时，不禁感触而旧话重提。现在听先生这么一说觉得话里有话。遂问道：

“先生，你这话怎么说？”

“你看眼前这一片菜地怎么样？”先生往前指，慢慢地说。

这里田亩井然，溪流清冽，各种菜蔬种在其间行行列列，夹着些高大挺直的松树，柏树，几家茅舍，鸡犬，村童，直是一幅完整的丰年村景。云老看得眼目清爽，不禁欣然，几乎忘了先生问的话。久之，他才说：“这安乐的田园，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不然，”先生转过脸来，“比方说人家肯放开，让你。不用问，你是想买下的了。我却要劝你搁些时看看！这块地方大有文章！不瞒云老你说：方才谈起人心世事之时，我也想到近来屡屡看出治久必乱的朕兆来。不过每每想到，我们地

处天南，几十年来不曾见过大刀兵，终不信会有一天哪里的人  
物会扰到这一方来！但是眼见的事也不容你不信。方才街子上，  
云老，你不见乡人作践五谷粮食么？上白大米，也肯洒在地下，  
这皆是凶兆。就说这块地罢，我一生下来就觉地气旺得很！非比  
平常！眼前这菜园上日后必聚集数千豪杰，定是意外之际会！”

“此话如验，那必是一番大变动了！”云老到底是做过官  
的人，深知人事若如此改变其影响必是很可观的。

“如何此地会聚上这许多英杰！这事凭空臆测不出的。不  
过此话灵验也不在久，可怜那些庄户人家的菜也种不长了，岂  
但此也，那边山上的坟也不得安静的！”

云老听得此话不觉愕然，又益发感到人生无常喟然叹息，  
遂又说：“先生，在下心许一愿，若当真这些苦命人的菜园种  
不长了！我如今打算竟买下他们的来，一旦有事，也放他们一  
条生路，莫绝了他们吃饭的土地。这块地若有了变化我一家家  
业尚损失得起！”那先生听见此话改容敬道：“先生这一句话，  
胜做多少功德。我看这菜园虽说种不长久，而地气旺却决非坏  
事，先生有心为善亦已足矣。我们三人在此地一席闲话也不  
是无缘，看薛发挑的是我一箱书，一个铺盖，莫非也应在这话  
上？竟是聚集多少负笈学子亦未可知！”

云老听见心中欢喜，便说：“如此小可决计买下此地，来  
日办学！”

先生说：“有福之人自有有福之路！这话验与不验尚不可  
知，倒是云老你这一席话大动人心。不过这个学恐非一二人之  
力所能办。我们且观后果罢。时光不早，云老请回，我就此辞过  
了。”当下云老看着薛发挑了东西送先生走过小山头，才慢慢踱  
回去。一路上思潮起伏，那时街上人已渐少了。心上更是沧桑多